

王阳明所作《陈氏大成宗谱序》考辨

王绍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内容提要:嘉靖五年(1526)九月,应祁门庠生陈□之请,王阳明为其纂修的《陈氏大成宗谱》撰写过一篇序文,名为《陈氏大成宗谱序》。《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收录的三篇陈氏谱序均非阳明原作。其中名为《陈氏大成宗谱序》的一篇与原作最为相似,名为《池阳陈氏大成宗谱序》的一篇系属后人摹写,至于《陈氏大全宗谱序》则完全是另外一部族谱的序文。《王阳明全集(新编本)》三篇陈氏谱序的存在提醒我们,在整理、利用族谱中的名家佚文时,一定要多些谨慎,细致考辨。

关键词:王阳明 《陈氏大成宗谱序》 《王阳明全集(新编本)》

Abstract: In the September 1526, at the request of Chen , an official school student from Qimen, Wang Yangming wrote a preface to the Chen genealogy compiled by him. However, none of the three prefaces under his name as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Wang Yangming (new edition) is authentic. The one named "chenshidachengzongpuxu" is most close to the original; another "chiyangchenshidachengzongpuxu" is an altered version produced by some of later generation; the third "chenshidaquanzongpuxu" is completely one from another different genealogy. The three prefaces serve a reminder that closer examination is indispensable in compiling and using the so - called lost articles of famous people as found in genealogies.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 "the preface to the chen Genealogy"; the Complete Works of Wang Yangming (new edition)

宗谱序》即是后人搜集到的王阳明散佚文字的一种。此文最早由张立文先生发现整理,^①后

王阳明为明代大儒,一生著述丰硕,在他生前,其著作即已有刊行,迨其身后,历代学人又广辑阳明遗篇,陆续整理付梓。《陈氏大成

^①张立文:《王阳明思想资料的新发现》,《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第99、100页。

来钱明先生又对之进行考释,并将其收入新编本的《王阳明全集》。^①

笔者近来翻阅《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发现该书在收录《陈氏大成宗谱序》的同时,还另外录有王阳明撰写的陈氏谱序两篇,分别为《池阳陈氏大成宗谱序》与《陈氏大全宗谱序》。^②仔细阅读三篇序文,笔者不禁心生疑问:从文章叙述来看,三篇谱序均系王阳明为嘉靖年间纂成的《陈氏大成宗谱》而作,但是三篇序文不仅名称不同、文字各异,而且请序之人姓名亦有差别,另外作序时间也不一致。如此一种情形,很容易让人以为它们是三篇不同的谱序,事实上,《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的编校者也是将其作为三篇序文辑录。

若按一般常理来讲,一个人不太可能为同一部族谱撰写三篇序文,况且是王阳明这样的名家。如此说来,《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收录的三篇陈氏谱序就存在下述两种可能:一种是三篇序文中有一篇为王阳明所作,另外两篇并非出自王氏之手;一种是三篇谱序均非王阳明撰写,而是他人的假托之作。究竟哪一种情况符合事情的本来面目?这着实有些令人困惑。

通过三篇谱序文末著录的文献来源可知,它们均辑自民国年间纂修的陈氏族谱。^③也就是说,《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的编校者并未见到过王阳明撰写的《陈氏大成宗谱序》的原文。^④由此看来,若要回答上述问题,关键是要寻找到嘉靖年间纂成的《陈氏大成宗谱》。令人高兴的是,在上海图书馆编纂的《中国家谱总目》中,笔者很快检索到嘉靖《陈氏大成宗谱》的信息,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下文简称“历史所”)图书馆读到了这部族谱的复印件。^⑤

历史所收藏的《陈氏大成宗谱》(复印本),系20世纪90年代据安徽省博物馆藏本复制。这部族谱由徽州府祁门县庠生陈□主持纂修,修谱活动开始于正德十年(1515年),结束于嘉靖八年(1529年),历时凡十五年。

全谱共有九卷,含卷首一卷、谱图八卷,凡四册。该谱的具体刊刻年代尚不明确,但其为嘉靖年间刻本应无疑问。

翻阅这部族谱,笔者发现,该谱开篇部分载有两篇序文,均名为《陈氏大成宗谱序》,其

①钱明:《〈王阳明全集〉未刊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1~233页;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四十七,《补录九·谱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02~1905页。

②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四十七,《补录九·谱序》,第1905~1910页。

③三篇谱序的文献来源情况分别如下:《陈氏大成宗谱序》据张立文《王阳明思想资料的新发现》一文移录,而张氏录文来自浙江青田《颍川陈氏宗谱》(民国三十三年重修本);《池阳陈氏大成宗谱序》辑自安徽池阳《陈氏宗谱》(民国年间刊本);《陈氏大全宗谱序》则本于浙江上虞《陈氏西墙门支宗谱》(民国十一年名贤祠木活字本)。

④钱明在《〈王阳明全集〉未刊佚文汇编考释》一文中提到,《陈氏大成宗谱序》为多种陈氏谱牒所用,如《锡山陈氏家乘》、《义门陈氏宗谱》、《西林陈氏宗谱》、《毗陵陈氏续修宗谱》、《文堂陈氏宗谱》、《陈氏西墙门支宗谱》、《颍川陈氏支谱》等。根据笔者了解的情况,这些族谱均纂修于晚清、民国时期。

⑤《中国家谱总目》著录,嘉靖年间纂成的《陈氏大成宗谱》有两个刻本:一为嘉靖六年(1527年)刻本,六册,分别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福建省同安县文化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复印本);一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刻本,四册,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鹤鸣主编,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总目》,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04页。)限于各种客观原因,笔者未能对上述各谱逐一查证,不过,从笔者了解的情况来看,《中国家谱总目》著录的信息并不完全准确:一是,安徽省博物馆也收藏有《陈氏大成宗谱》的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复印本即据其复制,《中国家谱总目》漏掉了这一信息;再则,嘉靖六年刻本的情况还有待查实。据族谱纂修者陈□自述,该谱完稿于嘉靖八年(1529年),是否存在嘉靖六年刻本,笔者目前尚不能确定。“嘉靖六年刻本,六册”这一版本信息,仅见于国家图书馆藏本。上海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福建省同安县文化馆(今为厦门市同安区图书馆)的藏本均模糊记作“明嘉靖刻本”,其中安徽省图书馆的著录略详,为“明嘉靖年间歙西仇氏刻本,四册”。经笔者核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复印本,也即安徽省博物馆的藏本,同样为歙西仇氏的四册刻本;此外,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未能检索到《陈氏大成宗谱》的收藏信息,不知《中国家谱总目》据何著录,嘉靖二十六年版本的情况暂且存疑。

中前一篇序文落款为：“崑嘉靖丙戌岁秋九月之吉，赐进士第、荣禄大夫柱国、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南京兵部尚书参赞军务、新建伯、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阳明山人王守仁书”。也就是说，在嘉靖年间纂成的《陈氏大成宗谱》中，的确存在一篇署名为“王守仁”的序文。笔者将这篇谱序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收录的三篇陈氏谱序进行比对，发现它与名为《陈氏大成宗谱序》的一篇最为相似，二者仅有个别词句不同。相比之下，其与《池阳陈氏大成宗谱序》、《陈氏大全宗谱序》两篇序文则差别较大。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定，《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收录的三篇陈氏谱序，其中《陈氏大成宗谱序》一篇为王阳明的真作，而另外两篇并非王氏手笔？在笔者看来，现在作出这种认定的理由还不充分。由于族谱中不乏伪造的序文存在，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确认《陈氏大成宗谱序》一文着实为王阳明所撰，然后才可以讨论《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收录的三篇陈氏谱序孰真孰伪的问题。

二

一般说来，若要查证某篇文章是否为某人作品，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去查阅此人的文集，看其中有否这篇文章存在。不过，对于《陈氏大成宗谱序》而言，这种方法并不适用。因为阳明生前不愿让自己的应酬文字流传后世，弟子钱德洪等在为其编纂文集时，对他晚年的“一切应酬诸作”多不收录。在阳明歿后，历代学人对其应酬文字多有搜辑，但仍有一些佚文散落民间。^①《陈氏大成宗谱序》一文，在被《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收录之前，并不见于王阳明的任何一种文集。因此，我们对于这篇序文真实性的讨论，只能借助嘉靖年间纂成的《陈氏大成宗谱》来展开。

明正德、嘉靖年间祁门庠生陈□主持纂修的《陈氏大成宗谱》，是一部陈氏统宗谱，因其所录陈氏诸派均分布于江南地区，故又名《江南陈氏大成宗谱》。在这部族谱的卷首一卷，

保存了该谱纂修过程的大量信息，其中包括修谱的场所、主修者的情况、修谱的方式以及会集、协修、书写、刊刻、印刷、装饰者的姓名、籍贯等诸多内容。将上述这些信息拼接起来，我们大致可以了解《陈氏大成宗谱》的纂修情况。

《陈氏大成宗谱》的纂修缘起，与主修者陈□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陈□，祁门县城宣化坊人，邑庠生，其具体生卒年月不详，大致生活于成化至嘉靖年间。《陈氏大成宗谱》中有他一则小传，兹抄录如下：

陈□，汝玉，乳名元，又名璋。赋性刚执，遇事斩行，绝不为俗流所移，故内外见忌，寡与人合，因以“特峰”自号焉。治《春秋》，游泮庠，气节自负。既而不得所志，退居邑东祁山坞，杜门谢事，纂集夙昔注意书史、功业。修《陈氏大成谱》，编次《陈氏文集》《特峰小稿》《步韵便览》《济人经验方》传于世。娶严潭处士王文钟公次女，讳明真。女二，天仙适容潭胡德宗，飞仙聘市南叶桥，未仕而卒，葬本居前山。^②

由这篇传文可知，陈□此人性格刚直，有英锐之气，他早年也曾有意读书仕进之路，但中途发生变故，遂隐居山林，潜心著述。究竟改变陈□人生轨迹的是何种变故？《陈氏大成宗谱》所录嘉靖五年（1526年）鄱阳陈氏族人陈庄撰写的一篇小序，于此叙述略详，有助于我们了解事情的大概。其文曰：

（先生）尝治《春秋》，游泮庠生，擅名当时。正德间，邑宰刘鸾贪酷日甚，民艰其生。先生义有弗堪，乃与三五同志白其事于绣衣陈公爽。将黜之，被贿赂上下，刘竟获脱，先生反

^①钱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下编编校说明》，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五册），第1~17页。

^②《陈氏大成宗谱》卷七上，《祁门宣化坊派一》，第6页。

坐直言之事。先生既失其志,则其乘危扼险者无所不至,先生处之泰然,惟杜门谢事,晦迹山林。家世居邑市宣化坊,因筑自得窝于祁山居之。窝之团圉皆山,山之上宽广无垠,多有丹崖翠嶂、绿藪清泉,与夫石洞之幽、仙岩之雅,可人意者尤众。先生又令家僮加之名花胜卉、修竹佳木,环塞缺漏。故四时之内,青、黄、红、绿并辔齐驱,有不知为春耶?夏耶?秋耶?冬耶?抑人间洞府耶?于时,先生道巾散服盘桓其上,或命题哦诗,或酣歌笑舞,尽欢而归。初若无预人间事者,尤不自倦以生平所蕴畜者,每每演究。纂集《春秋启要》,著《观史一得》、《性理题解》,修吾宗《大成谱》,编次《陈氏文集》。性耽于诗,著《特峰小稿》,订《步韵便览》。若所谓建功立业、匡物济时,一听之于天,未尝怅怅然也。^①

上面这段文字告诉我们,正德年间,祁门县令刘寯贪酷害民,陈□与几位同道为民请命,将其事上訴至御史陈爽。不过,事情最终未能成功,刘寯将要被免职时因贿得脱,而陈□反落诬告之名。查万历《祁门县志》,刘寯正德十年(1515)任祁门县令,正德十五年(1520)离任。^②结合前述《陈氏大成宗谱》开始修纂的时间,可知此事发生于正德十年。自此之后,陈□绝意仕途,在县治附近的祁山筑居,名曰“自得窝”,开始了一种寄情山林、著书立说的隐居生活。《陈氏大成宗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纂修而成。

陈□在祁山的居所“自得窝”,即是《陈氏大成宗谱》纂修的场所。在这部族谱的卷首一卷中,刊刻有一幅《陈氏胜会所在之图》,描绘了当时族谱会修的场景:各地负责协修的陈氏族人携各派谱牒络绎前来,将其交由“自得窝”的会集人员汇总,以进行《陈氏大成宗谱》的纂修。^③上述图像呈现的场景被鄱阳陈氏宗人陈庄的一段自述所印证,其言曰:

嘉靖改元,余奉父兄之命,持家史一篋,不

远千里,逾城跨邑直抵其地,拜先生于自得窝。^④

从《陈氏大成宗谱》记载的纂修信息来看,当时参与该谱会集与协修的陈氏族人有百余人之多,他们主要来自南直隶的徽州府、池州府、宁国府以及江西的饶州府、南昌府等地。^⑤

《陈氏大成宗谱》的修纂,开始于正德十年,结束于嘉靖八年,历时凡十五年。^⑥实际上,在嘉靖五年时,该谱大部分的谱稿已经完成,不过,在主修陈□看来,这部族谱还不够完善。他认为,族谱中陈寯以前的世系尚不明确,于是“如此阁笔沉吟者又三年”。嘉靖八年,他偶然寻获一份陈寯以前确切的陈氏世系,遂“敬拜而请之携归”,将《陈氏大成宗谱》最终修纂完成。^⑦

由上述《陈氏大成宗谱》的纂修情况可知,这部族谱是由徽州府祁门县庠生陈□主持,汇聚徽州邻近府县陈氏诸派力量合力修成,修谱时间长达十五年之久。对于这样一部众人倾力编纂的统宗谱来说,延请名家为该谱撰写序文,既合情合理,也有实现的可能,因此并无作伪的必要。再者,就主修陈□的个性而言,伪造名家序文这等有辱士风之事,他定然不屑为之。

在确认族谱纂修者无作伪动机后,我们再来看他们向王阳明求序的可能性有多大?通常说来,延请某位名家撰写序文,一则看其名望,再则要看机缘。查阅相关资料可知,在《陈

①《陈氏大成宗谱》卷首,《陈氏胜会所在图》,第3页下、第4页上。

②万历《祁门县志》卷三,《人物志》,《官师》,第14页上。

③《陈氏大成宗谱》卷首,《陈氏胜会所在图》,第1页。

④《陈氏大成宗谱》卷首,《陈氏胜会所在图》,第3页下。

⑤《陈氏大成宗谱》卷首,《陈氏胜会所在图》,第5页下至第9页。

⑥《陈氏大成宗谱》卷首,《陈氏胜会所在图》,《胜会引》,第5页上。

⑦《陈氏大成宗谱》卷首,《陈氏世系》,《世系引》,第1页上。

氏大成宗谱》编纂的这段时期,王阳明无论事功还是学问,都堪称卓著。在事功方面,他先是抚平南赣,继而平定宁王之乱,官职不断升迁;在学问方面,随着讲学活动的开展,王学影响逐渐扩大,从学者日众。^①从地缘角度来看,王阳明建立事功的江西及讲学之地浙江,均与徽州地区相邻,可以想见,他在徽州应是有着较高的声望。再查《王阳明年谱》,嘉靖五年时,“先生五十五岁,在越。”^②也就是说,《陈氏大成宗谱》谱稿编成之际,王阳明正于绍兴讲学。南直隶徽州府祁门县与浙江绍兴府之间的距离并不太远,陈口由祁门赴绍兴向王阳明请序,是极有可能的事。

当然,上述判断仅还只是一种推理,我们仍需要从《陈氏大成宗谱序》文本内部找寻到一些证据,来说明这篇文章的确为王阳明所作。对此,笔者重点从笔迹、官职、思想、文风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考证。

笔者进行的第一项考证工作是核对笔迹。《陈氏大成宗谱》卷首收录的两篇序文,其笔迹与后面的谱图部分完全不同,应为撰序者手迹。署名为“王守仁”的这篇谱序,正文部分为行楷,落款部分为正楷,文末钤盖有三方篆书印章。尽管经过刻工刊刻,这些笔迹可能与作者真迹略有差异,但其大概不失原貌。因客观条件限制,笔者无法将各类字体一一核对,仅选择了正楷一种进行比照。在将《陈氏大成宗谱序》的落款,与《大伾山诗》^③、《夜宿天池》^④碑刻中的王阳明正楷笔迹进行核对后,笔者发现,其中“阳明山人”、“王守仁”的书写笔法完全一致。

接下来,笔者进行的第二项考证工作是核对王阳明的官职。《陈氏大成宗谱序》落款部分题写的王阳明的官职为“赐进士第、荣禄大夫柱国、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南京兵部尚书参赞军务、新建伯、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笔者翻阅《明实录》,查找到王阳明的官职变化大致如下:正德十三年(1518年)十月,其因功升右副都御史,^⑤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又升

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军务。^⑥同年十一月,朝廷因王阳明江西平宁王朱宸濠之乱,封其为“新建伯、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⑦。嘉靖元年(1522年),王阳明丁忧返乡,嘉靖六年(1527年)复出,其间他的官职没有变动。对比下来,可知序文落款所书王阳明的官职大致无错。其中与《明实录》记载不同者有三处:一是序文为“荣禄大夫柱国”,《明实录》记载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二是序文“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后缺“守正文臣”四字;三是序文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军务”,《明实录》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笔者以为,第一处不同或为刻工错刻,因为在序文末钤盖有一方篆刻印章,为“光大夫章”;第二处不同,大约也是漏刻的缘故;至于第三处不同,参照正德十六年七月有“南京兵部尚书参赞军务”一职,可知“参赞军务”与“参赞机务”这里内涵相同。

笔迹、官职属于较为客观的衡量标准,但也绝不是说没有作伪的可能,相比之下,思想、文风则较难伪造。下面我们再从这两个角度进行一番考察。

首先,我们来看序文反映出的思想。笔者对王阳明思想素无研究,这里援引张立文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序文内容可视为是对阳明《大学问》“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具体阐述。谱序认为由家族而推及天下同源异流,其间虽有亲疏、远近、贫富、贵贱、智愚、贤不肖之分,

①张养浩:《王阳明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46页。

②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下册,卷三十五,《年谱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97页。

③《大伾山诗》,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仲秋朔日,碑存河南鹤壁浚县大伾山天宁寺。

④《夜宿天池》,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正月晦日,碑存江西九江庐山天池寺旧址。

⑤《明武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七,正德十三年冬十月庚寅条。

⑥《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丁丑条。

⑦《明世宗实录》卷八,正德十六年十一月丁巳条。

但自同源的祖宗看来,都同样是子孙,没有什么分别。就亲、近、富、贵、智、贤对于疏、远、贫、贱、愚、不肖来说,不是离弃、鄙视、打击,而是应该思考何如惇睦之、时会之、周恤之、维持之和劝勉之,使一宗族以至天下家国,都能和气周流,仁风霏霏,以达“一体之仁”的境界,亦即“良知”境界。^①

最后,我们再看序文的文风。据曾朝阳研究,王阳明后期散文的风格,平率自然,描写平淡。^②此文文风淳朴,自然大气,显然具有这一特点。

综合上述理由,笔者认为《陈氏大成宗谱序》的确出自王阳明之手,并非是别人的假托之作。

三

至此,我们可以判断,《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收录的三篇陈氏序文,其中第一篇与王阳明的原作最相似,只是个别字句有所不同,应是传抄时候错漏所致。另外两篇则与原作相去甚远。其中《池阳陈氏大成宗谱序》一篇前面部分为后人摹写,后面世系部分抄录《陈氏大成宗谱序》,但其所用的并不是嘉靖年间的原序,而是几经传抄之后的清代版本。至于《陈氏大全宗谱序》,仔细读来可以发现,它实际是后人陈亮改写的版本,甚至谱序名称也进行了更改,这显然完全变成另外一篇谱序,只是陈亮在撰写时抄录了《陈氏大成宗谱序》的部分内容,与原文还有一定的相似度。为何《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的编校者会将三者作为三篇谱序收录,除了它们之间文字的差异外,笔者认为,重要原因的是陈□的名和号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误导作用。在《王阳明全集(新编本)》中,三篇陈氏谱序向王阳明请序的人分别为“祁门庠生陈君望”、“祁门陈坚”、“陈氏特峰鉴公”。不熟悉《陈氏大成宗谱》纂修情况的人很容易将他们作为三人对待,实际上三者同为一人,即祁门庠生陈□。□,音緘,玉名,由于此字十分生僻,人们传抄时极易误

写。《王阳明全集(新编本)》中三篇陈氏谱序,“□”字分别变成了“望”、“坚”、“鉴”。另外,陈□号特峰,不了解的人也会把陈□与陈特峰当作两个人,《陈氏大全宗谱序》被作为一篇新的谱序收录,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古籍整理工作艰巨而复杂,历代无数学人人为之付出了辛勤劳动,但是难免百密一疏。宋代以来名家所作谱序一般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伪作很多,一是传抄过程中遗漏、添加与改写的情况严重。《王阳明全集(新编本)》中三篇陈氏谱序的存在提醒我们,在整理、利用族谱中的名家佚文时,一定要多些谨慎,细致考辨。

附录

陈氏大成宗谱序

自五宗九两之礼不行于天下,后世凡通都大邑之间,号称巨室,而能仅谱其家者,不多得矣!若进而谱其族者,则尤鲜焉!况推及天下同源异流者哉!能推及天下同源异流,必其心之仁,志之远,力之健,而学问之充博也。今祁门庠生陈君□,一旦思欲矫世俗之弊,溯本穷源,合陈姓而一之,其有功于陈氏固伟矣!然使千万世之下,步尘蹈迹,伦理得以不泯,昭穆得以常明,维持名教于诚心真切之地,又谁之功耶?此余喜得,于俄观创见之余,而不容以辞其请也。

按陈之先本妣姓,出于胡公满,受武王之封于陈,世主虞帝之祀。传至愨公越,为楚所并,子孙因以国氏。嬴秦之季,有曰平者,即越之十世孙,家于阳武户牖,与张子房同为高帝谋臣,封侯拜相,光显天下。元帝时,有讳汤者,又以平六代孙,拜西域副校尉,奉使方外,诛斩郅支单于及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

^①张立文:《王阳明思想资料的新发现》,第100页。

^②曾朝阳:《王阳明散文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8~22页。

余级，功上，锡爵关内侯，于平有光。汤之后，移家颍川，七传而生文范先生寔，以节义风四方，至有谓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厥子六皆贤，而元方、季方为最，世称难兄难弟，殆本诸此。自是颍川之陈益著，二方之子孙益盛，显于魏，丕播于晋，大行于宋、齐、梁、陈之间。如大司空群，尚书仆射泰，至讳逵而迁长城者，皆元方之后也。高源太守闰，魏主簿谭，至为福建节度使曰迈而迁莆田者，皆季方之后也。季方之后，居莆为多，泉、福、建安之境次之。宋元间罕有会者，故其派无传焉。

长城自逵之后十一世生武帝霸先，继梁而有天下，传五君凡三十四年。故当时膏腴之地，多为陈氏所居。有曰新安者，则伯固之受封，而其后移家绩溪，若旌之昌溪、霞溪，泾之云岭，昌化之义干类，皆绩溪之分派也。有曰宜都者，则叔明之受封，而其后移家德安，若桐城、宿松、南昌、石桥、湖口、余干、建昌、太湖、乌石、新昌类，皆德安之分派也。有曰湘东者，则叔平之受封，而其后移家黄墩，若鄱之株岭、江头，乐平之葵田，洪州之武宁类，皆黄墩之分派也。至于西川东门，则由太子深避隋所迁，而后有家保宁、新井，而卒宏大家声如三尧者；有奉节出镇，因家浮梁盐仓岭，而卒能死取庙祀如大夫軼者；亦有宦游江淞，爱其山水，而家桐庐，如观察使轻者。若鄱阳、礼城、兰谷，则托始于新井而瓜分子析。如乐之文明桥、桐岗，婺之霍口者，又或有自礼城，自桐岗者也。祁门竹源、浮梁引京、里仁，则肇迹于盐仓岭而蹊殊径别。如池安宁太，休之潜阜、新墟，又或有自竹源、自池安者也。桐庐一派，迁徙为多，杭之天竺山，苏之昌门，休歙藤溪、石门，暨夫淳安、遂安等路，历历可考。其余或出彼入此，或出此入彼，殆如断丝散绳，诚不可以头绪计也。

唐天成间，有讳天麒者，一倡是会，于时而

相从者二百余支，继之以宋开庆，则得半焉，继之以元至正，则又半焉。自后各望其地，各宗其谱，虽咫尺之遥，而有秦越之分，回视古人，家天下之心殆霄壤矣！今观陈君之为是也，岂直家天下云乎哉！盖欲拔去浇漓之俗，挽回淳朴之风，使族之人各自其身推及其父，自其父推及其祖，自其祖推及其曾祖，自曾祖推及其高祖，又自高祖而推及其无穷焉。则同吾身者，同吾父者，同吾祖者，同吾曾祖者，同吾高祖者，同吾高高祖者，虽有亲有疏，有远有近，有贫有富，有贵有贱，有知有愚，有贤有不肖，自祖宗视之则皆子孙也，何有亲疏、远近、贫富、贵贱、知愚、贤不肖之分哉？无亲疏、远近、贫富、贵贱、知愚、贤不肖之分，则亲之于疏，思何如而惇睦之；近之于远，思何如而时会之；富之于贫，思何如而周恤之；贵之于贱，思何如而维持之；知之于愚，贤之于不肖，思何如而劝勉之。一宗之中，和气周流，仁风霏霏，上无愧于祖宗，次无愧于大家，次无愧于斯谱矣。善哉！陈君之为是也。然其辑谱说，表世系，叙节略，写遗像，即所谓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或者指为浮泛之辞、茫昧之行，此不知谱者也，恶足为陈君议哉！故曰：“能推及天下同源异流，必其心之仁，志之远，力之健，而问学之充博也。”嗟夫！举万钧之鼎，必乌获而后能；游千仞之渊，必津人而后可。今谱学失传久矣，而续之者不少也，然求如是谱光明正大，简切真实而易观者，盖寥寥焉！余以是又知陈君为经纶之手，而是谱信哉为大成也，故并陈之，以为将来者劝。

昔嘉靖丙戌岁秋九月之吉

赐进士第、荣禄大夫柱国、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南京兵部尚书参赞军务、新建伯、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阳明山人王守仁书

录自嘉靖《陈氏大成宗谱》，嘉靖年间刻本，安徽省博物馆藏。